

无尽之夏

蔡骏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无尽之夏

蔡骏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尽之夏 / 蔡骏著. --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9.1
ISBN 978-7-5302-1894-5

I. ①无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52168号

无尽之夏
WUJINZHIXIA
蔡骏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
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8.75
字 数 138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894-5
定 价 45.00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许可,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违者必究。

世界上有没有永恒的夏天？

我的小学与中学死党俞超说答案是 YES。俞超的爸爸是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的大副，造访过摩肩接踵拥挤不堪的爪哇岛，黑暗奴隶之乡的东非海岸桑给巴尔，高更自我放逐的伊甸园塔希提岛，辽阔湿热的亚马孙河，直达南美内陆马瑙斯港的莽莽雨林……赤道贯穿的国度，除了夏天，没有四季。乌木般黝黑的少女袒胸露乳，浓烈的肉桂香味环绕整座大岛，红树林沼泽中的白骨忽隐忽现，汗味、尸臭与果香混合的气味让鼻腔高潮。真正的无尽之夏。

那一年，我十六岁，在北纬 31 度的中国上海，距离赤道还有 3440 公里。

黎明之前。卫星照片下的长江三角洲最东端，突出成三角锥形，刺向黑色混沌的大海。灯光闪烁成巨大的环。黑丝带如长蛇蜿蜒而过。一边密集喧嚣，一边空旷寂寥。唯独长蛇中间的转折部，生长几栋彻夜不眠的摩天建筑。对面栖息着十九世纪以来诸

多帝国的遗产。星星点点的光，犹如八爪鱼的触角，粗糙而凌乱，旺盛而蓬勃，像淤泥里长出的赤道雨林，即将盘根错节，枝繁叶茂，光芒万丈。

我看见，你像 X 光射线，像航空炸弹，砸碎飘着煤屑的星空云层，穿破苏州河畔火柴盒楼房。六楼正在梦见狮子。五楼挑灯夜战，九筒与一索齐飞，红中共白板一色。四楼的老妇人午夜梦回，犹在痴痴地等那出征的归人。三楼天花板下，是我家。天蒙蒙亮。我从棕绷大床上爬起，挤爆一颗新鲜的青春痘，浓烈浆汁喷射到镜子上。床头有尊石膏像注视我。挂历上的 6 月 26 日、27 日、28 日被红笔画了圈，写着“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物理、化学、政治”。残酷的中考刚结束，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。打开收音机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新闻：“1997 年 6 月 30 日，北京时间上午六时整，香港回归倒计时最后一天。”

妈妈给我做了早饭，煎蛋、泡饭还有腐乳。她将一支竹笛交给我，中间拆开，分成两截，布袋子包好放入书包，今天要上台表演。妈妈让我放轻松，勿紧张。她还说，最近晚上不安全，务必早点回家。

我坐了三站公交车。我们学校后面是苏州河，对面是上钢八厂与国棉六厂。穿过“普天同庆，喜迎七一”的横幅，全校师生集合，响彻嘹亮的《运动员进行曲》，仿佛做第六套广播体操，让我直起鸡皮疙瘩。升国旗，奏国歌。校长上台讲话，历数鸦片战争以来百年屈辱，而今一朝雪耻。校长声情并茂地回顾学校

五十年的光荣历史，却没有展望未来。过完这个暑假，我们学校会被拆除夷为平地，全体师生转移到另一所中学，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涯。幸好那时我已毕业。末代校长想借庆祝香港回归来一次绝唱，尽管谁也无法阻止推土机。

下午，文艺会演开始。预备班和初一表演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《歌唱祖国》《男儿当自强》《勇敢的中国人》。初二有四个女生，拎着两把小提琴、一把中提琴、一把大提琴，弦乐四重奏《梦驼铃》。我凝视台上拉大提琴的美丽少女，手心里紧攥笛子，心想自己就要出大洋相了。

聂倩带我去候场。她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，二十五岁，亮晶晶的嘴唇，刷长了睫毛，发型像那年流行的王菲。她穿着红色连衣裙，胸前佩着香港回归的徽章，齐膝裙摆下洁白纤细的小腿，中跟凉鞋暴露踝关节与脚趾，涂着鲜红的指甲油。以后的二十年，她这番打扮与妆容，在我心中犹如三维投影存盘拷贝，历久弥新。

大喇叭响彻我的名字，表演曲目《东方之珠》，没有比这更应景了。我像个木头人上台，下午四点的太阳晒在脸上，我却迟迟没有吹响。操场上几百号人喷出噪声，像两千万只蚊子嗡嗡飞舞。聂老师弯腰上台，问我还在想中考吗？是，我几乎考砸了，分数未知，前途未卜。聂倩抢过麦克风清唱：“小河弯弯向南流，流到香江去看一看。东方之珠，我的爱人，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……”我的嘴巴与手指像巴甫洛夫的狗胃分泌出旋律。老师站

在我背后，像演唱会的和声。最后一个音，我吹破了。聂倩为我鼓掌，露出白白的牙齿。文艺会演完毕，全体解散。1997年的暑假开始了。

操场重新变得空旷。我看到了俞超，他晃着圆珠笔，横在嘴唇上做吹笛状，此时无声胜有声；白雪托着下巴做花痴状，她发育得过分成熟，胸是胸，屁股是屁股，宛如十八九岁的大姑娘；小犹太恰好相反，几乎还没发育，戴着硕大的眼镜片，镜架链子挂在脖颈上，我们从不叫他真名，只叫他“小犹太”；阿健姗姗来迟，叼着火柴棍，衬衫上有几道破口，牛仔裤的洞却是自己剪的，他说路上碰到三个仇家，在国棉六厂门口干了一架。

以上，都是我最好的同学。我们五个人总是一起行动。聂老师也留下了，她说要请我们去南京路吃美式牛排。没人会拒绝老师的好意，更没人会拒绝牛排。聂倩给我和小犹太家里打电话，免得家长担心。至于俞超、白雪和阿健，要找到他们三个的家长可不容易。

我们坐公交车再换地铁。那年只有一条地铁线。我们抢到座位给老师。到了人民广场，太阳仍未落山。博物馆已建成。大剧院还没造好。人民大道洒满夕阳。颗粒极粗的大屏幕直播香港的画面。

南京路中百一店隔壁的美式牛排，聂倩预定了二楼靠窗位子，可见华灯初上的风景，步行街竖直的霓虹招牌，恍如身在香港。我只能看懂菜单标价。俞超不慌不忙，点了前菜和蘑菇汤，还有

菲力牛排。其他人由老师帮忙点了，她清楚每个人的口味，七分熟还是五分熟。她给自己点了一份烤银鳕鱼。白雪要了一大瓶可口可乐，幸好这是美式牛排，不是对面的法式西餐厅。阿健和小犹太还不会用刀叉，聂倩手把手教会了他们。聂老师举起杯子，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我们即将初中毕业，各奔东西，但她会继续喜欢我们五个人。

俞超代表我们五个人说，我们会永远喜欢聂老师的！他又说，早上他跟妈妈通过电话。今天香港下了一整天暴雨，但妈妈还是会去维多利亚港看烟花。三年前，俞超的妈妈移民去了香港。据说今年烟花特别多。

“国家领导人都到香港了吧？”小犹太托了托眼镜架，“听说英国王储也来了。”

白雪插了一句：“王储都来了啊，戴安娜王妃来了吗？”

“戴安娜跟王储离婚了！”我关心国家大事，所有早报、晚报都不放过，“她现在有个埃及男朋友。”

“英国王妃怎么会有埃及男朋友？不过看面相，人中太短，命不会好。”白雪最爱给人算命。小犹太向她翻了翻白眼。

“别吵了，今天大家都在说那桩大案子。”俞超舔了舔嘴唇上的黑胡椒，嗓音像滋滋作响的牛排炭火，“有谁还知道更多？”

1997年，上海发生过两桩系列杀人案件。第一桩发生在春天，五角场、江湾等地，多名深夜独行的女子遇袭。满城风雨，众说纷纭——凶手有一把大榔头，专砸女人的后脑勺。另有一说，

凶手骑着摩托车，如同恶灵骑士飞驰在黑夜，目标是一百个长发披肩的妙龄少女。案子迅速侦破，远没有传说那么神乎其神，只是一个外来人员的系列抢劫杀人案，民间俗称“敲头案”。

第二桩发生在夏天。6月中考前夕，我妈禁止我看电视新闻，吩咐邮局暂停订阅报纸。我每天在街边报栏橱窗前的站十分钟，细细看完当日国内外新闻，亦不放过每个版的蝇头小字。社会新闻有一小块豆腐干文章，报道了一桩系列杀人案——崇明岛海岸线，接连发现三名被害人尸体。细节语焉不详，寥寥数语，云里雾里。大半篇幅呼吁市民不要轻信谣言，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，正在加紧破案。

小犹太细嚼慢咽着七分熟的牛肉说：“告诉你们啊，我小舅舅隔壁邻居单位的女同事，就是被害人之一呢。”

阿健“切”了一声，我还是公安局长小舅子的小学同学的毛脚女婿的麻将搭子呢。这还是真的，不是他吹牛。俞超说根据六度空间理论，通过六个人以上的联系，你可能会认识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人。

“听我说……”小犹太把目光放低，厚厚的镜片上闪过两团寒光。他的小舅舅家住老洋房，隔壁邻居有一大片朝南露台，经常召集狐朋狗友聚会。春节前，他在小舅舅家门口看到过那个女的，顶多二十岁，颇有姿色，扎着长马尾。小犹太跟她搭讪，得知她在苏州河边的灯泡厂上班。两天前，中考刚完，小犹太又去小舅舅家玩，看到隔壁露台上烟雾腾腾。邻居是个大龄青年，也

在灯泡厂上班，刚从追悼会上回家，抹着眼泪把 CD 混在锡箔纸里烧成灰烬。CD 烧化后有股恶臭的金属味，整栋楼的居民都把头伸出来骂娘了。听说女同事喜欢王菲，他买了正版 CD 准备作为生日礼物。女孩生日前一晚，下夜班回家路上消失了。半个月后，她出现在崇明岛南岸大堤外的滩涂上。他陪同家属去公安局认尸，女孩赤身裸体，却无任何腐烂迹象，只在江水和泥沙中泡得发肿。法医说死亡不超过 24 小时。

“吓死我了！”白雪仿佛自己被剥光衣服，陈尸在长江口的泥沙间，无数男女老幼挤在大堤上围观，热烈讨论她发育得过分良好的身材。

“陈小鸣同学！”聂老师喊出小犹太的名字，“不要胡说八道！”

“老师，被害女孩上班的灯泡厂，离我们学校只有两站路，厂门口卖羊肉串的都知道了这件事。”小犹太信誓旦旦，重复了好几遍，有如一只有田鸡。

“灯泡厂的厂长，是我妈大学自学考的同学，这件事是真的。”我证实小犹太没说谎。聂老师也不响了。因为我从不瞎说八道。我妈单位发了红头文件，盖着党委和工会的图章，最近女职工不准加夜班，如果不可避免，必须由男职工陪同下班回家。

阿健的饱嗝打破沉默，喷出一团胃酸气。他问服务生要了根牙签，挑出牙缝里的牛肉残渣。他说，他家楼上住着联防队员，最近好几个通宵，联防队跟着警察巡逻，看到可疑的男人和汽车

就拦下来检查。街道办和居委会也出动了，要让凶残的犯罪分子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阿健给联防队员塞了一包烟，听说最近两个月，先后有三个女孩失踪。她们都家住苏州河附近，或在苏州河沿线单位上班。两周后，她们才被杀害，躺在崇明岛的滩涂上。

我相信阿健说的是真的。谣言比这离谱多了。今天在学校大操场，大家没心思看文艺表演，都在众口纷纭议论这件事。有同学家里是街道办的，说遇害女孩们被大卸八块，分别藏在上海的八个郊区县，出现在崇明岛的只是人头；有同学家里是卫生局的，说凶手是外科医生，擅用手术刀肢解人体，摘取妙龄少女的器官，送给某位贵妇人延年益寿；有同学家里是电视台的，说凶手选择在香港回归前后作案，实为一名年过七旬的老者，当年国民党留下的潜伏特务，为破坏我党的大好形势。

“你不是最爱看推理小说吗？帮我们分析分析吧。”俞超对我瞪大双眼，很多人说，他的眼睛和气质很像李奥纳多·迪卡普里奥。

但我不善于跟人直视双眼。我转头看隔壁桌拿着刀叉切碎牛肉的食客们，窗外璀璨的南京路上流连忘返的女人们。好像有一头牛藏在我的胃里，一双铜铃般的牛眼，泪眼朦胧地盯着我。我红着脸摇头：“对不起，如果连我这个中学生都能想到，刚破过‘敲头案’的刑警能想不到吗？”

小犹太和阿健分外失望，白雪送给我一个白眼。聂老师去买

单，消费六百七十块，人均超过一百。我提议大家都出点钱，但彼此摸摸口袋，加在一起只够吃前菜。聂老师早已备好现金，一夜之间，大半个月的工资被我们吃了。

回到人流汹涌的南京路，聂情像姐姐带着五个弟弟妹妹。老师催促我们快回家看电视直播。我问老师你回家吗？聂情不是本地人，她住在教育局的宿舍，老家在三千里外。

“我想一个人逛街。”她看到远处闪着华联商厦的招牌，“也许一路荡到外滩……”

“我们陪你啊。”白雪最讨厌回家了，宁愿长夜孟浪街头。

“回家！”聂老师捏了捏白雪的马尾，“1997年的今晚，在你们的一辈子，再也碰不到了。”

阿健谁的命令都不听，但对聂老师唯命是从。他拽着白雪的胳膊说走吧。我们在南京路上分道扬镳。五个学生去坐地铁，聂情站在熙熙攘攘的步行街，红色裙裾在风中微摆，霓虹中像团微弱的火。

刚走到人民广场，我喊肚子疼，大概不适应牛排，要去隔壁商场上洗手间。俞超说要等我一起走。我装作不好意思地摇头，说你们先去坐地铁吧，别错过最后一班，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家。小犹太急着要看电视直播，拉着俞超和阿健跟我告别。白雪说要留下来。我板着脸让她回去。

打发了他们四个人，我转身向南京路飞奔。我看到了聂情的红裙子，刚走上南京路与西藏路的环形天桥。她站在桥上看风景，

我站在桥下看她。环形天桥四角连接四栋不同的古老商场，我总觉得通向四个不同时空。我从桥下跨过护栏，就到了南京西路。

聂倩下了天桥，经过国际饭店，来到大光明电影院。聂倩在影院门口等人，眺望对面的人民公园。她还没发现我。一个男人出现在她跟前。他的卖相不错，三十岁左右，戴着斯斯文文的眼镜，穿衬衫，打领带，像个小白领或公务员。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。他亲了亲聂倩的脸颊。她本能地躲了一下。他的左手搭着老师的后腰，手指触摸她的屁股。我的心里凉透了。不消说，他是聂倩的男朋友。

我跟着他们走进电影院，迎面一张大海报，画着个霸王恐龙，底下英文 *The Lost World: Jurassic Park*——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导演的《侏罗纪公园 2：失落的世界》。聂倩和男朋友买了两张电影票。我等到他们进了放映厅，才到售票窗口买了张票，用掉身上最后十块钱。

影院像陵墓地宫，观众如盗墓贼，银幕似撬开的棺椁，闪烁另一个世界的悲欢离合。当年远东最大的电影厅，我坐在最后一排，放映机射出的那束光，穿越头顶，幽暗中变幻辗转，无数光子夹着尘埃跳舞，又像织毛衣缭乱的两根针头，浮出记忆里我见到她的第一眼。1995年初秋，她穿着三件套，梳着《东京爱情故事》赤名莉香的齐肩发型，踩着高跟鞋，踢踢踏踏走到讲台前。我有种错觉，老师在看着我，送给我一个人的微笑。她拿起粉笔，无名指与小指微微翘起，在黑板上写下“聂倩”。她刚从

师大毕业，第一次做班主任。她给所有人安排任务：每天写日记，无论一页纸还是一句话。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五个人——我、俞超、小犹太、阿健和白雪。我和俞超写日记不难，但像阿健和白雪这种读书像吃屎的差生绝对是个奇迹。我从流水账的记叙文到经邦济世的议论文再到半虚构故事，改写过《聊斋志异》、金庸、古龙以及西村寿行、大藪春彦的色情暴力故事。我把日记呈献给聂老师，她说日记是每个人的秘密，没必要给老师看。但我的日记本几乎每一页都能看到她的圈圈点点。我有一篇模仿《老人与海》，被她批注“模仿痕迹太重！”因为日记，聂倩喜欢我们五个人，但也仅限于我们五个人。她对有些人有些冷，不是那种人见人爱，像个热水袋谁都可以焐一焐的那种人。她很少发怒，即便班级出了大事。有个男生被隔壁班女生投诉闯了女厕所。人家班主任威胁要报警，聂倩却说通知家长就够了，竟把这事压了下去。相比性情中的“冷”，她的穿衣更让人冷。寒冬时节，她穿着玻璃丝袜和短裙，露着雪白大腿，当着无数男生的面奔过大操场，闯入学校图书馆。那天我刚借了套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，屏着呼吸，隔着书架，偷看她的腿。严格来说，是裹着大腿的玻璃丝袜。她从书架取下两本书，把我抓个正着。我结结巴巴地说在找一本书，她便帮我一起找。那天的初中图书馆，就像香港回归之夜的大光明电影院。

十点半，《侏罗纪公园2》散场，没有第一部《侏罗纪公园》好看。亮起灯光，我远远看到聂老师的红裙子。我无声地跟在背

后，从散场通道走出电影院。聂倩有些疲惫，男朋友倒是精神了。他抓着聂倩的手，走进隔壁的国际饭店。这栋 1934 年造起的大饭店，曾是亚洲最高建筑。我在楼下仰望，总共二十四层，其中必有某个窗户是他俩的销魂窟。

穿过旋转门，来到饭店大堂，我躲在屏风背后。聂老师和男朋友走到前台。她低着头，不想被人看到自己的脸。男朋友付了押金，拿到钥匙，抓着她的胳膊，急不可耐地按下电梯。楼层指示灯不断往下跳。电梯门打开，聂倩却后退一步，甩开男朋友的手。她的动作颇为激烈，惊到了电梯里出来的两个老外。男朋友叫她“倩倩”，而她转身要走，两人在国际饭店的大堂纠缠起来。

这时意外发生了，男朋友打了她一个耳光。

我第一次看到聂老师眼里的泪花。我没忍住。我从屏风后冲出来，抓住她的胳膊，冰凉但柔软。聂倩讶异地喊出我的名字。大堂里的老外和服务生都向我侧目而来。我拽着她冲出国际饭店的旋转门。南京路的星空也在旋转。旋转门像人的命运，总在原地循环往复。每次穿过这道门的人都不同。唯独不变的是旋转门自己。

聂倩的男朋友也冲出旋转门，气势汹汹来找我算账。聂倩贴着我的耳边说：“快走啊！你打不过他的！”

1997 年，我十六岁，尚是体重九十来斤、四肢纤细的瘦弱少年。这回是聂倩拽着我，一路狂奔到南京路对面。她的红裙子，我的灰裤子，像非洲原野的黑夜被偷猎者追逐的两只小野兽。

一辆出租车在我面前停下。急刹车，我听见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刺耳声。这个点已没有公交车，南京路上有许多出租车，几乎都是桑塔纳普通型，简称“普桑”，有黑色的，蓝色的，白色的。只有这辆车是红色的。聂倩拉开出租车后门坐进去。我却手足无措。男朋友已穿过马路。老师将我硬生生拉进后座，她还蛮有手劲的。

司机挂上挡，抬离合，踩油门，颤抖着蹿上马路。手排挡的震动让我前仰后合。聂倩的男朋友只摸到出租车的后屁股，跟着吃了一鼻子尾气。他在南京路上破口大骂。我扒着后车窗，默默对他伸出中指。

“师傅，请带我们去……”聂倩报出我家地址，离她的宿舍很近，算是顺路。出租车司机“嗯”了一声，车子转弯离开南京路。计价器开始打表。对面亮起一盏路灯。刺眼的光穿过车窗，照出一张苍白而年轻的侧脸。通过中央后视镜，我看清了司机的正脸。他跟聂倩差不多年纪，五官端正而且干净。

这张脸让我感到恶心。

很多人都以为我天生胆儿肥。其实恰好相反。我从不承认，我怕黑，我怕老鼠，我还怕鬼，我怕奇奇怪怪的人，我怕一切难以解释的画面和声音。但我最怕的是深夜出租车司机。我本能地察觉到某种危险，从视网膜扩散到大脑皮层，再到毛细血管。我的胃里难受，不可名状的恶心，仿佛要把美式牛排呕吐在车上。

我问老师，南京路上那么多出租车，为什么要选择这辆车？

她说自己穿一身红色，只有这辆车是红色的，大概是一种缘分，就像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，在我最不该出现的时间和地点。后半句话让我无话可说，她已对我网开一面。

“你们在国际饭店喝咖啡吗？”

车里响起一个声音。电台里正在播报国际新闻，但不会提到国际饭店和咖啡。我看了看聂倩，聂倩又看了看前面，原来是出租车司机在说话。他的普通话不太标准，但声音很脆，像半夜饿了吃苏打饼干的感觉。

聂倩干咳一声：“哦，是啊，喝咖啡。”

年轻的司机问：“好喝吗？”

“很不错。”聂倩极不自然地笑，“美式咖啡。”

“带着弟弟出来喝咖啡啊。”出租车司机没完没了，我想拿把皮搋子塞住他的嘴。

“我是他姐姐，刚过暑假，我带他到南京路玩玩。”聂倩只能顺着他的话来撒谎。如果如实回答，怕会引起某种邪恶的误解。我很想戳穿这个谎言，但我忍住了。

“你的普通话很标准啊，不是本地人吧。”

“我老家离这里很远呢。”聂倩把头靠着窗玻璃，装作很累的样子。

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了，便也不再多嘴。他调响电台音量，依然是香港回归的新闻，全世界都在等待今晚。出租车突然加速，后坐力将我推到座椅上。离开南京路，上海的街头空旷暗淡，寂